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六卷

月	光	甘愿做炮灰	
卓	文	君	棠棣之花
王	昭	君	屈原
聂	华	虎符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六卷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frac{7}{8}$ 插页 5

字数 340,000 印数 1—10,050

1986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 10019·3998 定价: 5.10 元

第六卷说明

本卷收《月光》、《卓文君》、《王昭君》、《聂婪》、《甘愿做炮灰》、《棠棣之花》、《屈原》、《虎符》八个剧本及其一些附录。

《月光》作于一九二二年八月，收入一九二三年十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诗歌戏曲散文集《星空》。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一卷《星空》未收。现据一九二三年泰东版本编入。

《卓文君》作于一九二三年二月，《王昭君》作于一九二三年七月，《聂婪》作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一九二六年四月，三剧合集为《三个叛逆的女性》，作为创造社丛书之一，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聂婪》后经作者整理改编为《棠棣之花》的最后两幕，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三卷未单独收入。为保留《三个叛逆的女性》的原貌，现据初版本编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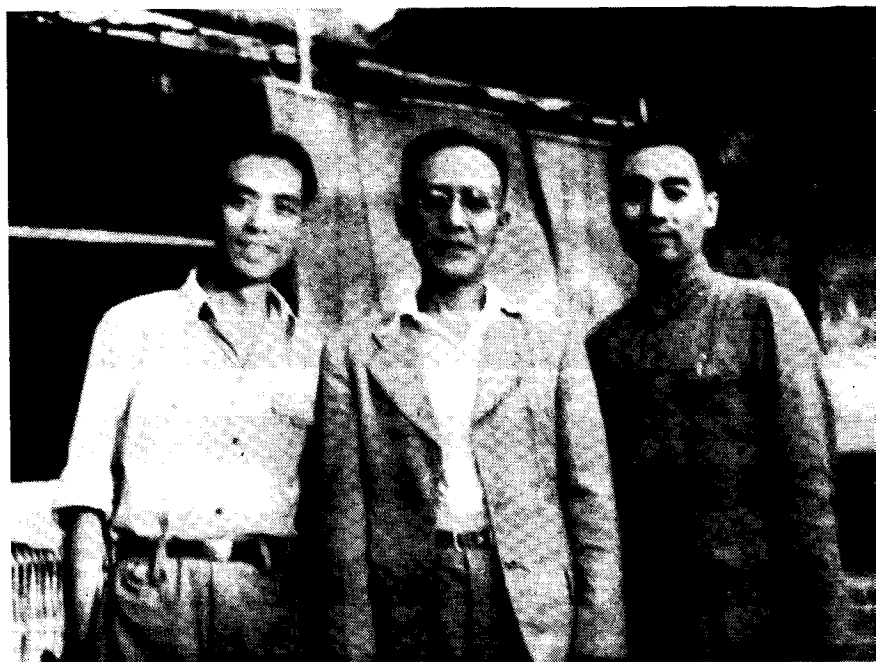
《甘愿做炮灰》作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九三八年一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现据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沫若文集》第八卷版本编入。

《棠棣之花》作于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一九三八年一

月与话剧《甘愿做炮灰》合集，书名《甘愿做炮灰》，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现据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沫若文集》第三卷版本编入，并增补两篇附录。

《屈原》作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同年三月由重庆文林出版社出版，为文学集丛之一。现据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沫若文集》第三卷版本编入。附录《瓦石割记》由二则增补为四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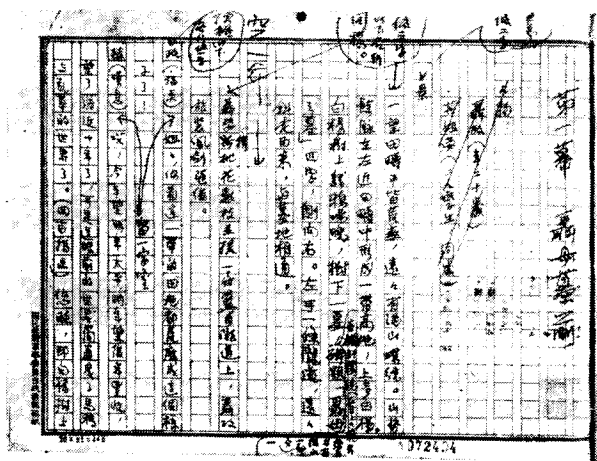
《虎符》作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同年十月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现据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沫若文集》第三卷版本编入，并增补一篇附录。



一九四一年七月文化工作委员会在重庆赖家桥集会纪念作者归国抗战四周年时，周恩来、阳翰笙与作者合影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庆祝五十生辰及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时在重庆天官府七号与文工会同志合影。大笔为生日礼物，上刻有“以清妖孽”四字(从左至右：石凌鹤、罗髻渔、乐嘉煊、作者、刘仁、冯乃超、郭劳为)。



《棠棣之花》手稿之一页



一九四二年四月《屈原》在重庆演出时，同
导演和演员们在舞台上的合影

在清理古代文化的
發展過程中，毛澤
東主席要求我們刻
除其封建性的糟粕，
吸收其民主性的精
華，屈原及其人及
其作品應該是我中
國古代文化中民
主性精華的一部
分。向千年中華中
國人民紀念他，
不是偶然的。

毛澤東
郭沫若

一九五三年端午节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再
次上演《屈原》的题词



一九五七年二月与曹禺及北京人艺《虎符》剧组在大院胡同五号寓中聚会

第 六 卷 目 录

月 光	1
-----------	---

卓文君

第一景	20
第二景	32
第三景	45

王昭君

第一幕 毛延寿之画室	62
第二幕 王昭君所居之掖庭	79

聂 莹

第一幕 濮阳桥畔	94
第二幕 十字街头	113

附 录

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	134
---------------------	-----

甘愿做炮灰

第一幕	154
-----------	-----

第二幕	162
第三幕	170
第四幕	178

棠棣之花

第一幕 聂母墓前	192
第二幕 濮阳桥畔	199
第三幕 东孟之会	219
第四幕 濮阳桥畔	232
第五幕 十字街头	253

附 录

我怎样写《棠棣之花》	272
《棠棣之花》的故事	280
祝《棠棣之花》的演出	283
一九五八年《棠棣之花》演出的“引子”和“尾声”	284

屈 原

第一幕	289
第二幕	307
第三幕	328
第四幕	351
第五幕	371

附 录

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	397
《屈原》与《螳螂王》	405
瓦石割记	416
一 “如含瓦石”	416
二 一字之师	416
三 南后郑袖	418
四 离骚一句	419
校后记(群益版)	421
新版后记	422

虎 符

第一幕	428
第二幕	458
第三幕	480
第四幕	506
第五幕	530

附 录

写作缘起	545
《虎符》后话	556
校后记(群益版)	561
校后记之二	562
为《虎符》的演出题几句	563

月 光

——此稿献于陈慎侯先生之灵

本剧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一日上海《学艺》杂志第四卷第四号。

陈慎侯(1885—1922)，名承泽，福建闽侯人。曾任报刊编辑，致力于整理国故和社会改革；后参与发起创办《孤军》杂志，于刊物问世前病逝。

人 物

博士先生——三十八岁。

其夫人——三十岁。

看护女子一人——二十岁。

楼房，博士之书斋。

正面壁上挂短字屏四幅，左右对联一副。左隅有户通内室，垂白色布帘。右隅靠右壁，书橱一，中置中外书籍。字屏下长书案一，左右藤制靠椅各一，左靠后壁，右靠书橱。案上笔砚诸事，靠壁一端，稿件书籍堆积。前端置茶具果瓶诸件。左壁上部为玻璃窗，下部并列一排桌椅。窗外树木之巅可见。右壁与书橱相接处，置沙发一。壁上世界地图一幅。

博士一人，着夏布长衫，瞑目仰卧沙发上，两手叉在胸前，面色黄稿，带暗黑色，瘦削。鼻下有微须。

邻室时钟，连敲十二下。

博士张目起坐，目灼灼作奇光。

博 士 啊啊，已经十二下钟了吗？我又算白白过混了一天！我一天不提笔，不做文，我比死还要痛苦！我当做的事业还多得很呢！（辍息有间）《孤灯》的交稿期看看又迟延了三天了。在这茫茫的暗夜里，我可怜海上行船的人们，我要点起这盏“孤灯”来照耀，照着他们一直等到太阳出现；总有一刻太阳是会要出现的，我不相信你们在黑夜中作孽

的妖魔，会能长久得势！……啊啊，可恨我偏偏又病了！何物病魔，你敢来苦我呢！你！你微小的细菌们，我清明在躬，我一生做事不曾问心有咎，难道你们真能苦我吗？哼，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要孤军奋斗。我不能降服于你们，不能降伏于你们的盲动之下！（奋然而起，踉跄走至桌前，伸手欲向笔筒中抽笔时，几乎倒地，两手急扶书案，轰然有声。）

夫人着白色西装寝衣，自内室举帘而出，急趋博士之侧，扶持之。

夫人 啊，你怎么了？你跌倒了吗？

博士 莫有，莫有，甚么也没有。哦，你还没有睡吗？

夫人（扶博士坐沙发上，侍立其侧）我睡是睡了，但是总不能睡熟——

博士 已经十二点钟了呢。

夫人 我听见你说了几句话，没听清楚，我怕你在说梦话，随后我听得怦地一声，我才晓得你起来了。哦，你怕又是起来做《孤灯》的稿子了，你这样把你自己的身子全然不放在眼里，你的病怎能容易——

博士 啊，没有那么一回事，没有那么一回事！《孤灯》的稿子，第一期的我已经做成，你是晓得的。第二三期的，我也已经有把握了。不过我的几位同志，他们白天把办公的时间牺牲了，每日在讨论收求各种材料，这么炎热的天气，晚来又在电灯光下，流着汗水整理稿件，我这几位好友的精神，我很感佩，我很觉得我们“孤灯”不孤。啊啊，但是，

但是我才病了。我这一病就病倒了四天。我一点也不能帮助他们，你叫我的心里怎么能够过得下去呢？（急以双手按胸，昂头呈亢奋之态。）

夫人（有间）你是病了，暂时不能做事情，并不有意回避，你也别要过于苛谴了你自己呢。刚才 T 先生他们来看你时，不是向你说过，说是第一期的编辑，已经停妥，叫你一切也不要担心吗？你请好好静养，你这暂时的休息，正是天要降大任于你的缘故呢。

博士 啊，T 君们的精神，我真佩服得很。一切的人都在外面黑暗的旷野中哀叫——你听见他们叫的声音没有？——“快把点光明来呀！快把点光明来呀！可怜我们在这暗中行路，碰得头破血流了。快把光明给我们呀！”他们的声音叫得哀而且锐，从黑暗的混沌中劈了过来，把我的耳鼓也快要劈坏了，把我的心脏也快要劈破了。啊啊，我们这盏孤灯，是不得不早早擎出去！外边的风雨虽然还是狂暴，我们这盏孤灯是不能不早早擎出去！啊啊，我想擎起一把火把在那旷野里驰骋，使狼们见了我的火光早早退避，使人们见了火光早得安宁。啊啊，我想擎起一把火把在旷野中去驰骋呀！人们！你们怪可怜了！……

夫人 博士，你太兴奋了呢！K 先生不是叫你少说些话，要保持安静吗？

博士 医生叫我少说话，是尽他们的责任；我要说我想说的话，是尽我的责任；我们大家各求心之所安，天下万事甚

么不平都不会有了。

夫人 你自己就算安心，我呢？啊，我看你那么自己苦你自己，比我自身受尽千磨万折的，还要……酸辛。（哽咽。）

博士 哦哈，我对你不住！对你不住！（握夫人手）我不再多说话了，你请在这沙发上我们并着肩儿坐下罢。

夫人坐，两人沉默有间。

博士 啊，我想我们年青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真是甘美。算来要算是十四五年前了。那时候你在我家里念书，你还是十五六岁的少女，你真聪明伶俐。我们同心一意建筑了一座神圣的殿堂，但是不久我们又把它毁坏了。——不是，不是，不是毁坏了，是我们把它扩张了起来：我把对于你一人的专爱，扩张了起来爱国家，爱人类，你也把你对于我一人的专爱，扩张起来抚育我们的子女。我们结婚之后，不久便生了我们的大女，接着便是二儿三女四女。如今大女……哦，她多少岁数了呢？

夫人 十二岁了。

博士 四女也满了三岁了。这十几年之间，养育的事，都是你一人担任，你真劳瘁极了。我在大革命的时候，我跳出研究室，四处奔走国事，但是我不久便灰了心了。不是，我不是灰了心，我看见许多号称志士的，都是自私自利的人，都是没有真正的爱国爱人的赤心，我是不想再和他们一块儿胡混了。我在八年前便走到此地来，我来经营我自己的田地。不是，不是经营我自己的田地，我是要由个人的力量来替国家社会经营一种待垦的田地。我拟定